

毛泽东的“诗歌外交”

毛泽东的诗歌同外交关系密切，直接涉及外交方面的诗作占有相当比例。可以说，“诗歌外交”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和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发挥了重要的历史功能。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方面。

抒发外交理想。例如：《七绝·告马翁》（1958年12月21日）

人类今闹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餐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泽东本人对这篇仿陆游《七绝·示儿》的绝句，解释说：“大陆的蚊子灭得差不多了”，“港台一带，蚊虫尚多，西方世界，蚊虫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

表达外交立场。例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镞。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

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此诗写作的时间正值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确定“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方针，中苏两党关系日益恶化，两国关系一派风雨欲来、黑云压城的气象。通过这首词，毛泽东表达了他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反帝反修立场。他本人也特别重视该词的外交意义，所以特别题写了“书赠周恩来同志”几个字，派专人送交当时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

宣示外交政策。例如：《七绝·为女民兵题照》（1961年2月）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这首词表面上看，是赞颂女民兵的飒爽英姿，但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其旨在昭示全世界：中国已做好军事上的各种准备，六亿神州皆为兵，连女性也爱“武装”，外敌胆敢来犯，必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外交威慑的意味不言而喻。

体现外交风格。例如：《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这首词将毛泽东“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的外交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毛泽东诗词结集出版，他的诗歌在国外受到更多关注。正如毛诗英译定稿组成员、著名翻译家叶君健所说：“毛泽东诗词在世界流传之广，恐怕要超过《毛泽东选集》本身。”他的诗歌因此在对外交往中被人更广泛地引用，成了外国领导人访华前的必读书目之一，也成为外交场合常常娓娓道来的话题。

时至今日，毛泽东的诗歌依然为美国政治家所津津乐道。约翰·麦凯恩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还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诗句。

摘自《学习时报》

的同盟国向全世界宣布：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告捷！那刻，举世欢腾。一瞬间，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定格成永恒，载入了史册。

就这样，安德森把二战结束的时间，推延了整整5个小时！而一切只有他自己知道。当年的他因传递了捷报，而广受追捧。直到2005年12月31日——他临死前，才透露了这个不小的玩笑。真相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后，重见天日。当时，举世一片哗然，所有人都都跌破眼镜。接下来，引发了一场关于“小人物与命运”话题的全民大讨论。后来，好莱坞还把那个“段子”搬上了银屏，在费城首映时，票房就已过亿！

前不久，美国出版公司推出了他的自传《上帝的宠儿》。图书一上市，即掀起抢购狂潮。据说在书中，他透露了这样一个秘密：虽说“大人物”光彩耀人，小人物毫不起眼，而实际上，上帝并没有厚此而薄彼。就算是咸鱼，也会有翻身的转机。上帝未曾忽略每个子民，人人都是他的宠儿。

摘自《东方文化周刊》

法拉利的黯然之殇

1929年，40岁的恩佐·法拉利告别了他深爱的赛道。老板无情地把他扫地出门，让他内心冰冷。为了能够和自己心爱的赛车厮守，他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办了一家生产赛车的工厂。

他选择了一匹奔跑极速，站立起来嘶鸣的骏马当作标志，这家汽车厂，以他的名字命名——法拉利。

对赛车的制造、功能，恩佐了如指掌。有了这个基础，法拉利成功了。那辆120匹马力的赛车，以张扬的大红色出现在赛道上，拿走了冠军。

从此，法拉利带来了赛车界的“红色旋风”。恩佐对自己品牌的定位是——让法拉利成为少数人的梦想。秉承的是永远比需求少一辆的理念。

这让许多眼热的人把法拉利称为“红色少妇”，它能让每一个男人为之神魂颠倒。在恩佐去世以后，卢卡·迪·蒙特兹莫洛接任了法拉利的CEO，因为缺乏恩佐对赛车的权威性和熟悉程度，法拉利陷入了一个怪圈。它的产品不再表现出与身价相匹配的优秀。

这让卢卡很烦恼。他在犹豫，是不是寻找一个像恩佐一样对赛车有着深切了解的人来负责法拉利的生产。但是，很快，一个名叫蒙卡娜迪安的女人，让他彻底改变了这个看法。蒙卡娜迪安是个疯狂的车迷。大学毕业后，她应聘进入法拉利工作。她是卢卡的秘书，金黄的长发和地中海似的瞳孔让卢卡着迷。

在工作和生活中，两个人相继坠入了爱河，蒙卡娜迪安从未向卢卡提出过任何经济上的要求，唯独在她26岁生日那天，说出了内心的愿望——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法拉利。

那个时候，法拉利对许多富豪来说，也是奢侈品。卢卡不忍心自己爱人的愿望落空。他苦思冥想后，召开了董事会。他建议，将法拉利定价降低，丰富现有的车型。这样一来，法拉利的品牌，就能够让许多中产阶级疯狂购买。而公司也可以有大笔利润进账，有资金去聘请成熟的设计师为法拉利工作。

这个提议，得到了董事们的认可，也掩盖了卢卡送自己爱人一辆便宜法拉利的私心。在陆续推出价

格在16万~50万之间的新款法拉利后，公司果然起死回生。在意大利，在欧洲，在世界各地，法拉利的车主越来越多。卢卡信心百倍，他用高薪开始追求那些设计大师们。

但是，他被拒绝了。没有人愿意为他工作。这个时候，卢卡开始认识到——自己因为私心，而带给法拉利的恶果。他尝试着向自己证明。法拉利的品牌依旧“显赫”。但当他在2005年推出一款定价在300万美元的顶级跑车后，才真正看清楚，法拉利品牌已经透支得太厉害了。没人愿意花300万美元买一辆法拉利跑车。大街上到处都是花十几万美元就能买到的法拉利。它再也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为了挽救品牌的命运，卢卡想过许多措施。他曾想送给世界级球星贝克汉姆一辆特制的法拉利，来表示法拉利的品牌是与富豪、时尚以及巨星匹配的。赶到小贝家之后，卢卡黯然了，小贝拒绝了她的馈赠。因为，在他的车库里，放着一辆宾利馈赠的座驾。

上帝是公平的，一个人得到的，永远上他失去的成正比。卢卡因为爱情而灵机一动，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赢利，却让恩佐花费了几十年时间辛苦塑造而成的法拉利品牌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摘自《青年文摘》

你也是上帝的宠儿

1945年仲夏，二战的炮火依旧轰鸣不已。美军上将迈克·阿瑟率领的远东盟军锐不可当，打得日寇落花流水。琼斯·安德森是部队的一名哨差。8月的一天，阿瑟交给他一封信，再三嘱咐其务必及时送达。混乱之中，安德森将之塞进了一大包信件中。

黄昏的小径上，他匆匆忙忙地赶着路。忽然感到内急，遂停下小解。低头时看到鞋带松了，就在蹲下来系鞋带的工夫，疲惫不堪的他竟打起了呼噜！也难怪，这段日子来，连夜的奔波累得他够呛的了。安德森一下子坠入了梦乡，睡得天昏地暗。而他哪里知道，那是封十万火急的密函！此时的白宫门前，总统杜鲁门正焦急地踱来踱去，望穿秋水地盼着它的到来。

可能老天都看不过去了吧！不一会儿，夜幕划过几道闪电，接着闷

雷滚滚，暴雨急至。安德森被浇醒了，颤抖着打了个冷战。他习惯性地摸了摸腰包。这时，肚子“咕咕”地打起了鼓。顺便回趟家吧！正这么寻思着，自家的灯火已映入眼帘。孩子们都熟睡着，均匀的呼吸声，仿佛是天使的早餐。妻子黛妮正张罗着明晨的早餐，他悄悄地推开门，从背后搂住她。不知不觉间，天已破晓。他这才想起阿瑟司令的那封信。赶紧翻了出来，一看地址，当即打了个激灵。“完了！卷子插大了！”安德森抛开怀里的娇妻，夺门而出，一路狂奔至20英里外的总统府。

当时的杜鲁门蹲在地上，十指插进头发里，仿佛要把头皮抓破。“报、报告——！”安德森忐忑地大喝一声，随即递上信函。杜鲁门猛地抬起头，似乎预知了一切。一切都蒙在鼓里的他，突然枯木逢春般地容光焕发，“嗯！干得好！”紧接着，以美国为首

的盟军向全世界宣布：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告捷！那刻，举世欢腾。一瞬间，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定格成永恒，载入了史册。就这样，安德森把二战结束的时间，推延了整整5个小时！而一切只有他自己知道。当年的他因传递了捷报，而广受追捧。直到2005年12月31日——他临死前，才透露了这个不小的玩笑。真相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后，重见天日。当时，举世一片哗然，所有人都都跌破眼镜。接下来，引发了一场关于“小人物与命运”话题的全民大讨论。后来，好莱坞还把那个“段子”搬上了银屏，在费城首映时，票房就已过亿！

前不久，美国出版公司推出了他的自传《上帝的宠儿》。图书一上市，即掀起抢购狂潮。据说在书中，他透露了这样一个秘密：虽说“大人物”光彩耀人，小人物毫不起眼，而实际上，上帝并没有厚此而薄彼。就算是咸鱼，也会有翻身的转机。上帝未曾忽略每个子民，人人都是他的宠儿。

摘自《东方文化周刊》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生命难舍白云天

于丹

1989年，我到艺术研究院下属的印刷厂锻炼，地点在北京南郊柳村。

进了柳村以后，我们九个名牌高校的硕士生，开始在印刷厂干活。在这里干的活是见不着字的，是纯体力活。女孩子用汽油擦地上的油墨，男孩子扔纸毛子。后来我们女孩子干的活儿叫“闯活儿”，就是铜版纸厚厚的一摞，“呸”一声下去弄整齐，然后把它卷起来，就这样一下，我们手上就同时多了十几条血口子。

我今年老听人家说，怎么就我们这批倒霉孩子赶上金融危机了？我们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要带户口下放的，我们也赶上了。不能改变现状，就要迅速接受下来。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一定要建立自己那有点点的价值。一天，我们在车间干着活，有人给车间主任拿了一本医学古文书稿。车间主任给我和两个男生放了半天假。我们就在堆砌的小阁楼里，坐在小板凳上，校出来给人家了。这一下子，我们在那里的地位就突然不一样了。工厂里那么多工人家里的孩子，全来找我们补习功课。那些大哥大姐，对我们特别亲切。到这时，我们开始享受生活。

我们拎大砖头录音机，听崔健的摇滚，唱《花房姑娘》、唱《一块红布》。那时仍然是浪漫主义的梦想可以精彩飞扬的年代。

我们有四间屋子，从家里搬去大量的书，还买了一本特大的合历，每天大家把好玩儿的事写在上面，日子变得快乐而且从容。

我们在那个地方体会到了一些真正的情谊，也看到尔虞我诈。当地有一些坏人，要整治我们，天天想着把我们这几个女大学生调到他们办公室去，我们都不想去。采用最原始的办法，我们在工人里面认哥哥，让哥哥们保护我们。一个工人大哥拍着胸脯说：“我不信，我一个共产党员保护不了几个女娃娃。”

我的第一本书是在柳村写的，那时没有电脑，手写。我们一帮同学写了一本跟柳村完全不搭界的书，叫《东方闲情》，讲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下棋、赏画、品茶、听戏、古玩、金石篆刻等，是一种东方人的玩赏。我落笔写的那一章题目是《红氍毹上》。氍毹就是地毯，红氍毹上就是演昆曲的地方。

白天肯定是要上班的。在工厂里，我穿上工作服去干活，干得挺乐和。后来不干事的活了，都是技术活，挺高兴。到下午5点，下班了。

洗完澡以后，头发得晾。天不太冷时，我就骑着自行车，在柳村田埂上一圈一圈地骑。出村的地方有一个西瓜摊，买一个放在车筐里。在村里骑车，我看的是炊烟，看的是麦浪，听的都是孩子的欢笑声和大嗓门的农妇一起嬉笑的声音。半个多小时后，头发也半干了，回到小屋，我把西瓜一切两半，吃一半，坐下写书稿。在后来那段时光，我觉得过得得田园，在那里可以写字，可以看到自己心里的光芒。

一次，我回城里办事，然后再骑车回柳村。在那一片市井的喧嚣里，我忽然听到街边的小音像店里传出清亮高亢的男声，我听到一句歌词“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那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买了那盒磁带，回来再推起自行车的时候，我抬头看看天空，真的明白了什么叫“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如果我的第一份工作直接进入了艺术研究院，我可能会很矫情、很脆弱，不堪一击，我会陶醉在自己的风花雪月里愤世嫉俗，我会抱怨这个世界给我的还太少，还不公平。柳村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平常心，让我知道，不管你是求职、就业，还是任何人际交往，这个世界上不给你什么都是应该的，那是本分。一旦给你，就是情分。只要是情分，就要感恩。

摘自《恋爱婚姻家庭》

儿媳骂他“老不死”的时候，而是不分春夏秋冬，见他在大路拐角处等待孙女的时候。

“尊老”固然是被倡导的美德，可是人的尊严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

一个人年轻时的努力，除了安身立命，除了造福人类，还在为自己储蓄一份尊严。当你年迈体弱时，如果你有足够的的人格储备，有足够的学识储备，包括有足够的物质储备，那么你当然会有足够的尊严。

如果你是个年轻人，我劝你一定要给老人以尊严，无论他曾经多么窝囊多么荒唐也要给他一些，因为他已经来不及储蓄了。

但如果你是个年轻人，我劝你一定也要为自己储蓄尊严，到后来你才会有握在手心里的真正的尊严。

摘自《莫小米自选集》

童年与树

宝贝安妮

树与一个人的关系，是和他的童年密不可分的。所有曾经在童年眼眸中蓬勃生长过的树，才能留下彼此与四季共处的记忆。小时候，我只知道杜鹃花是可以吃的。与大人一起进山，他们砍柴，在山道上栖息，就会摘来杜鹃花，吃它的花瓣。一串红也是可以吃的，花根处的清露甜得如同蜜水。至于树，属于我的童年的那些树，与吃花无关。

那时南方小城的街道两旁栽种最多的是法国梧桐。它正式的名字很乏味，叫二球悬铃木，之所以叫它法国梧桐，不过是因为旧上海法租界的街道两旁，最早开始大范围种植这种树。而法国梧桐其实是在英国培育的，所以，英文里就应该是伦敦梧桐。它自然不是中国古诗里的梧桐树，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树，可以制作古琴，可以让凤凰停栖，与月光对照有清冷的气质，是一种很美的中国古代的树。法国梧桐是个外来的杂交树种，是舶来货，因此也没有传统文化意味中的惺惺相惜之感，但它是我童年的树。

曾经的那些在家里大宅子外面的法国梧桐，应该至少存活一百年了吧。因为它们看起来需要好几个孩子张开手臂才能合抱。也因为它们高大，在一年一度的台风来袭时，经常遭殃，被刮断的树枝枝干铺满整条街道。它们枝叶繁茂，路面在

夏天从烈日光照，淡淡的金色光斑从浓密的绿叶里筛洒下来，在柏油马路上跳跃晃动，铺成闪烁的光影。两边的树冠彼此交织，搭成清凉的绿色长廊。即使有车辆来往，也不觉得灰尘扑面，空气污浊，大树吸收掉很多污染。洒水车也是经常来的。马路一洒透，树叶的清谈气味就浓郁起来，空气中湿湿的芳香，让人清爽。附近宅子里的儿童们，围绕这些大树，捉迷藏、下棋子、跳皮筋、捉昆虫，日夜与它们在一起。大人们也不例外，夏天都在树下搭桌子吃晚饭，啃西瓜。

后来，我再未见过这样高大的法国梧桐。也可能是因为它们被我的回忆异化了，闪烁出现实未必黏合过的精神光亮，它们在我的心里，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纯粹的关于岁月的深潜的记忆。在幼小的我看来，那些树，一棵一棵，其实就是一个一个老人。它们见证过多少变迁，又给予过人们多少乐趣与庇佑，每一棵老树里面，一定停留着一个静默而高贵的灵魂吧。这是小时候的我所坚信的。所以，我看见童年里的自己，在吃完晚饭后，有时里寥落，也不想找小伙伴，就在黯淡的路灯下，贴着一棵古老的法国梧桐，一边用手剥着粗糙的老树皮，一边无所事事。那时的树，在夜色里清幽，显示魔力，大大的掌形树叶在风

美文闲读

中窸窣作响，叶片上有细细的白色茸毛。夏夜因此闪烁出格外神秘而跃动的童年畅想。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为了拓展路面，这些树全部被砍伐了。整整一条街道的百年大树，消失得了无踪迹。我相信那些积聚在粗大树干里的静默而高贵的灵魂，在树干被伐倒的一瞬间，就回到星光闪耀的夜空中去了。是的，一定是这样。

在城市里，新落成的住宅公寓总是很华美，房间里也可以布置得尽如人意，但是周围的环境会凸显出没有底气的荒凉来，那是因为新建建筑附近的花园及街道边的树，大多是新栽的树苗。在这样的街道上散步，人是惶惑的。此时，就很有可能对大城市这个概念产生一种绝望的心绪。人没有了依傍，人没有了支撑。所有的一切，都是曾经被扫荡过的，被清除过的，被抛弃过的，然后开始新的拓展、利用和占有。老的一代的传统的根基没有得到照顾和保护。如此一批一批开发出来的，是一往无前而无所依据的商品。人生活在—一个充满商业气息却无比贫瘠的氛围里，又该会有怎样的心绪。成人的世界，尚可麻木度日。童年中的孩子，则一定需要有一棵大树，陪伴他一起成长，带来四季变迁的感受和心得，扩大感情和想象的容量，见证生命的真实与尊严。就是这样的一棵树，在岁月里迎风傲立的大大的树。那会是他的第一个朋友。

摘自《城市画报》

后悔没有陪你一起老

连 谦

你老了，我用力看着你——头发、面容以及目光。

年轻那会儿，我想象你老去的样子——白发，安详，目光里的剑光褪去……不，不，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没有老成你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最大的苍凉。

我曾经想象会有一群小小的孩子绕膝，他们都与你有着切割不断的关系，他们扭扭捏捏地扭着肥胖的小屁股，跟在我们的身后。在秋天的季节，去后山采一束金黄的狗尾巴草。

我安静地看着你，想起你手托着一只烤红薯向我跑来的样子。以

后，每当想你的时候，我就会去吃烤红薯，它们含糖太多，引诱出了太多的胃酸，烧坏了我的胃。每每胃疼的时候，我就想这样也好啊，胃疼可以让我恨你。

可是，可是，亲爱的，为什么一恨你我就会泪流满面？

你的目光，无限温暖，我想象，你正在看着我，一如我满眼柔情地看你。

亲爱的，现在，你不是有一些原谅了我当年的轻率？那么轻易地，我说出了对不起。你一定误读了我说这句话的本意。其实，我原本可以向你解释，告诉你我没有爱

上别人，我只是有些难以承受长久的分离。可是那会儿啊，你年轻而骄傲，把挽留弄得挺恨气。

当我读懂了年轻气盛是种害人的东西时，已经晚了，我找不到你。那么多信，它们转呀转呀又回到我的手里。

多少年过去，我指着你眼角的鱼尾纹说：亲爱的，想念是多么催人老的东西。你沉默，不说话。因为，你只是网上的一张照片，我要感谢那个发了这张新闻照片的人，原本，我以为再也无缘看到你老了的樣子。

你老了，老得令我的心无比憔悴。

明知道变老是人生的自然规律，我还是后悔，后悔没有陪伴在你身边，和你一起老。

摘自《青年文摘》